

戰鬥的女性（四幕劇）

人物

王德明 四十來歲。臉色紅潤，也許是常愛喝酒的原故吧。無論對什麼事，老是那末樂觀，老是覺得很有辦法，其實他遇到困難的時候，却不見得真的有辦法。如果沒有王二嫂隨時給他幫忙的話，有的事情他只有走頭無路了。讀過幾年書，很可以代人寫些田契之類的字據。閒來無事，他便下下象棋，看看「說部」、「三國演義」、「水滸」之類，不消說讀得很熟，講起來不會錯一小節的。而田坂、梨園、店務等事，反正有王二嫂一手承當，不勞操心。說話頗幽默，聲音洪大，為人極和氣，因為

他相信和氣生財，所以常時滿面春風。至於他愛結交英雄好漢，並不完全是多看了「七劍十三俠」之類的小說，而是因此可以多見多聞，並且可以得些小惠。有一事是他最擔心的，那便是年將半百，膝下無兒。前妻過門多年，毫無生育，終至病死，現在這位二嫂，是續絃的。所生二子，又都不成了，便已夭折，這一點真和日本鬼子打來同樣麻煩。不過打鬼子總比生兒子更加要緊，所以很懂得愛國不敢後人。他很愛二嫂；遇事總得讓女人一點，但，決不承認他是怕老婆。還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凡事含蓄一點，不要肝火大旺，也是一種美德，何況是同床共枕的夫妻哩。

李

實 一個學自然科學的大學生，還未畢業，這因為日寇進攻，將他從學校趕上戰場。現在是某集團軍總司令部戰地工作團的幹部。為人嚴肅剛毅，但同時處處表現出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之朝氣勃勃。正因為他有了這樣的年齡，閱歷過一些，又有理智的頭腦，所以雖在熱戀着梅可華，但並不輕浮，更不沉溺於愛情而妨害革命工作。一種高超的理想和正確

世界觀在指導自己的生活行爲，冷靜地思考一切，激發着高度的感情也能控制感情，這是他所能做到的。說話的速度很快，但很流利有條理，有如他敏捷的動作一樣。他希望在抗戰之後繼續完成工科的修業，可是在抗戰的過程中，他却願意爲祖國犧牲一切。

梅可華 十八歲的姑娘。從她處事沉着、富於理智的地方看來，似乎是超出了她的年齡，也由於嚴格的軍事訓練，長時間的士兵生活，面部似覺粗黑，粗手大腳，男性的動作，都表出壯健的青春。濃眉厚唇，易於流露出忠厚誠懇的性格。她從書本與工作方面努力使自己進步。她愛李實，但不妨礙工作。無論何時何地，總是莊肅而不呆滯，活潑而不輕浮。尤其值得同志們稱贊的，是她那過人的勇敢，且決不是僅憑一時的感情衝動所激發起來的。雖則她也曾在初中畢業，但不像一般智識婦女那種怯懦。在最危急的時候，她很能冷靜的判別是非，選擇自己所應該走的路。

黎 音 橢圓的臉。顴骨頗高，雙眉入鬢，秀嚴的眼睛，皮膚略帶黃色，因

爲在隊伍裏不塗脂粉的原故，電燙了的頭髮留得很長，現在只好捲曲在軍帽裏。二十五歲的年齡，在別人看來還是幸福的時期，她却深感老之將至。其實，她如脫掉軍服穿上藍色的旗服，正是漂亮的少奶奶哩。如今她雖然穿這雙排銅鈕的軍服，下面是馬褲綁腿，也還是很標緻的。至於爲什麼使她感覺消極悲觀，那是她丈夫另有新歡太刺激了她的原故。因此決心，離開家庭，拋棄愛女，來參加戰地工作好。從好些場合表現着心地狹隘，同時另一方面也很頑固倔強，然而結果還是不由自主的屈服了。譬如她爲了丈夫愛上比她年青的女人而堅決的離開她，這是革命的行爲，但在心之深處還是爲他十分苦痛。對於青年英俊的李實，很有些不由自主的愛慕之意，可是對方對她是那樣過份的尊敬，又加上自己覺得應該十分約束自己的行爲，因此從不曾對他表示。久而久之，別人的愛憎變爲她的嫉妒，甚至於覺得每一個青年男人都是十分討厭。這種態的心理只落得人們給她一個神經病的譚號了。智識份子的傷感；猶豫，慈悲，怯懦，體弱，在她都不缺乏，雖則也在抗戰工作中慢慢地

帶，所以不識爲何階級，不過人們會想像得到，他最小是陸軍上校。

余小妹 十四歲。人們都稱她爲傻小妹。憨直，天真，在戰鬥生活中也頗有進步。

吳長春 有時亦稱吳大發。究竟真名爲何實不可考。爲人狡猾。面貌不端。蓄有稀疏的鬚鬚，似有四十八九的年齡。

傷兵 三十來歲。行伍出身，硬幹實幹的漢子。

王阿毛 二十來歲的農民。性慈。

萬老大 四十來歲的農民。固執，但不頑強。

羣衆 甲、乙、丙。

其他男女多人。

第一幕

時間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某日下午。

地址

南京以東某山下村落。

人物

王德明

李實

梅可華

黎音

佈景

王二嫂
陽山紅
朱昭悌
劉老太
劉光裕
張鵬舉
吳長壽
佘小妹

一間茶館。這是王德明和王二嫂的家。室內除了桌椅之外還有櫥櫃貨櫃之類的東西，不過貨櫃裏空無所有。店門板關閉着，只留一小門出入，一門通臥室，另有一門通廚房。室外有石橋，很精緻。橋旁有楓樹一株，幾片尚未落盡的楓葉，紅得很可愛。可是較遠的公路旁的槐林，却只剩空枝在風中招展。天空萬里無雲。有時聽得到一兩聲烏鴉的叫喚。

（王德明和李實在收拾屋子。他們抬幾張八仙桌拼起來當做床鋪。）

（王德明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嘩嘰襯袍。袖子稍長。右手袖口翻折一二寸，現出裏面白短褂袖口。白襪黑鞋，很整齊似的。頗有斯文模樣。平頂頭髮。大概很久沒有刮臉，脣邊留有稀疏的鬚鬚。）

（李實穿着嘩嘰的草綠色軍服。綁腿皮鞋。束小皮帶。當軍帽脫下來的時候，向後梳的頭髮相當長。）

李實 這四張桌子拼起來，給三個女同志睡，無論如何是夠寬的啦。

德明 那末李副官你自己呢？睡在……

李實 我就在這邊拼兩個桌子就夠了。

德明 跟女先生睡在一間屋子裏不妨事麼？

李實 沒有關係，行軍的時候，那管得這末多。

德明 對，你們都是新派人物，社交公開的。

李實 （對王德明苦笑的看了一眼，但也不想反駁他。）王保長覺得不大妥當

嗎？

德明 不，不，沒有什麼。兵荒馬亂的年頭，什麼事都得馬虎一點兒啦。

李實 真是對不起得很，要來打擾王保長。

德明 那裏，李副官太客氣，要不是關王廟給鬼子的炸彈震壞了，你們幾位官長住在那兒好好的，請也請不到我家裏來哩。

李實 不過我們這樣住下來，教你們不好做生意，真是抱歉得很。

德明 那有的話，早就不做買賣啦，所以索興把店門關起來，休息幾天。

李實 上海沒有開仗以前，寶號的生意一定很好吧。

德明 唉，還過得去，每天可以賣到七八十碗茶。有的時候，我也像蘇州的茶館似的，說幾段書，唱上幾段灘簧，生意更好一點，賣上一百四五十碗也不稀奇。可是這幾天大不相同啦，南京一吃緊，地方上的人都忙着逃難，鬼都不上門來，虧說做生意，連下象棋的對手都沒有了。

李實 哦，王保長的棋一定很高明的囉，幾時一定要領教領教。

德明 不，不，說不上好，不過常愛玩玩就是。這也是一種嗜好。（少停）假如

你也很有興緻的話，現在就玩一盤如何？

李實 這時候不行，我要等她們女同志搬到這兒來，還有許多別的重要的事情等着要辦。我們既然搬到你府上來了，領教的機會多着哩。

德明 好，晚上來罷。（很得意的想着。）我很歡喜用當頭砲破屏風馬的辦法，你呢？歡喜用什麼樣的……

李實 沒有一定，隨機應變吧。

德明 那你一定是好手。

李實 （已經收拾好了，坐下來休息。）王老闆取笑我了。像你才是多才多藝的好手哩。既會說書，又能唱戲，棋下得好，更不用說了。

德明 笑話，笑話。說書唱戲算得什麼，不過是消遣消遣，混碗飯吃。

李實 那你太客氣了。（掏出紙煙來吸，首先送給王德明一支。）

德明 哦，……（接着煙）吃客人的煙，要不得吧。（忙着搜衣袋，又立起去找火柴。）洋火，我去找洋火來。

李實 不用找，我這兒有。（擦着火柴首先給他燃上。）請……

德明 不，不，你先來。（客套一番再就火吸燃。）磕頭磕頭！

李實 王老闆真客氣。（自己也燃着了。）

德明 （深深地吸了一口煙。）李副官，不是我當面恭維你，你真和氣。許多官長對老百姓總要搭搭架子，可是你……

李實 好說。我們相處了一個多星期，在工作上多承老兄幫忙，已經是很熟的朋友啦。

德明 多承官長看得起我，今後還要請多多栽培哩。

李實 （在門口張望一會兒。）她們怎麼還沒有搬來？

德明 大概快來了。（少停）李副官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李實 不用客氣，儘管說好了。

德明 有人說，你們幾位官長是給日本鬼子衝散到這兒來的，是不是？……

李實 是的，我們的隊伍是在淞江給敵人衝散了的，因為我們戰時服務隊都是做政治工作的，沒有帶武器，所以……

德明 哎喲，可受驚啦！那幾位女官長也這樣辛苦，真是難得。

李實 沒有什麼。爲了打日本鬼子，我們是應該吃苦的。

德明 （望着遠處）瞧，好像是那幾位女官長搬東西來了。

李實 對對。是她們。（大聲喊）喂，在這兒，現在才來，我已經等了很久啦。

（黎音偕梅可華自公路走上石橋。二人都穿着草綠色軍服。只是黎音的上衣是雙排銅扣，式樣很好看。左臂佩臂章，黃邊白地，中有H字樣，與李實同。綁腿皮鞋，戴着學生帽，帽頂很寬大，略向後拖，可以將長的頭髮藏在帽裏，這和梅可華的完全和男人同樣打扮絕不相同。她們臉上都不擦粉，只有黎音却似乎塗了一些胭脂。）

（她們扛着一個大被包卷，肩上還掛了防毒口套，水壺之類的東西。）
黎音 （遠遠地對李實說。）你倒愜意，抽抽香煙談談天，我們可累死啦。

李實 （迎上去）我來替你搬罷。

可華 不要緊，我們提得動。（可是黎音早放手了，她也只好放在地上，讓李實搬着走。）

黎音 （揉着酸痛的手。）哎喲，手都快斷了。

可華 王二嫂不在家嗎？（大家入屋內。）

德明 不在家，大概是到田裏去了吧。二位找賤內有什麼事嗎？

李實 大家都認識吧？

德明 見是見過許多次了，不過還沒有請教過貴姓……

李實 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是梅可華梅同志，這位是黎音黎同志。

德明 （接過她們的名片。），哦，都是官長。

李實 這位是王保長，對於抗戰工作非常熱心。

德明 我叫王德明。三橫王，張翼德的德，孔明的明。

可華 久仰久仰，王二嫂倒跟我很熟的。

德明 是的，賤內常常談起多承你們天天晚上教她念書，她已經認識好些字啦。

（轉對李實。）李副官台甫是……天天見面，倒還沒有請教過。（旋接過卡片）哦，李實，好響亮的名字。（再讀官銜）第八集團軍總司令部戰時服務隊宣傳科調查股少校股長。（恍然大悟）呀，李副官是調查股長，我老稱你副官，真是失敬得很。（這引得梅黎二人都笑了。）

李實 沒有關係，隨便叫什麼都好。

德明 不，股長比副官大得多哩。

黎音 小梅，我們來把床鋪起來。

李實 這末寬的鋪，你們三個人睡，總夠寬了吧？

可華 謝謝你呀，李股長。

黎音 （對李實看一眼。）很不壞，你很會當差。（少停）我帶你睡一頓，讓朱

大姐聞我們的臭腳，小妹妹，你說對嗎？

德明 （偷偷地笑了。）李副官，不，李股長，剛才這位說要找內人，（他以為

直接和女官長說話很不方便似的。）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事？要不要馬上

找她回來？

可華 爲了婦女識字班，少一塊黑板，王二嫂說她有辦法……

德明 那我就去找她。

可華 我們一道走，王保長。我要到難民收容所教那些女難民晚上讀書去，你告

訴我怎麼走。黎同志，同去嗎？

黎音 我不去了，小梅，我累極了，真想躺一會兒哩。

可華 好，我一個人去，朱大姐還在那兒等着哩。

（她與王德明出門，李黎亦送出來。）

黎音 快回來啲，小梅。

可華 （俯下身去看橋上刻的字。）哦，原來是伏虎橋，可是那些老百姓都叫呼橋，真有趣。

德明 唉，說到這個橋名兒也真奇怪，五年前，有一個大強盜叫平地虎的就是給官兵打死在這兒的，你看，這不真的是伏虎嗎？

李實 噢？有這麼一回事？

德明 不過這故事講起來很長，待會兒再慢慢地談罷。（二人下。）

黎音 （走上橋去。）平地虎，這個名字像是在報上見過了。

李實 唔，這一帶的土匪是鬧得很厲害的。

黎音 （倚着石橋望着遠方，西風拂着她的頭髮。）李股長，怎麼辦呢？這麼些天了，還沒有辦法和隊裏取得聯絡，再過些時候，我們帶的一點兒錢都用

完了，不是要餓死嗎？

李實 唔。（深思着。）

黎音 這末些時候，報紙也看不着一張，前線打得怎麼樣了，一點消息也沒有，可不是。（仍是深思着。）我得到鄉公所再去打聽總司令部的消息。

黎音 不，待一會兒去，我一個人待在這兒可自牙。

李實 這有什麼可怕的呢？

黎音 我不要你走嘛。（李實只好坐下。）你得知道你現在是我們幾個女同志的保鏢的哩。

李實 （沒精打采地。）好罷。

黎音 小鳳她們到現在一點消息也沒有。（接着一陣咳嗽。）

李實 怎麼？又想念丈夫啦？丹鳳兄也真是小孩兒脾氣，一點小誤會……

黎音 不來信算了，誰也不稀罕他的信。給那末一個婊子迷住了，還會記得我？

我對於他不過是一隻破草鞋，丟掉還不算了。

李實 何必這樣呢，都是一點小誤會。我和丹鳳兄是五六年的老朋友，知道得很

清楚，決不是那麼隨便的。不過你們這樣分開一個時期也好，他可以安心多寫一些作品；你也趁此機會多做些救亡工作，過些時候再在一道，一定比以前的感情更好起來。（又見她激烈的咳嗽。）不過也不要整天的惦着他，保重身體要緊，身體不好，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黎音 我才不想他哩，只是小鳳太可憐了，天氣一天天冷起來，總夠她的苦，誰會像我一樣的關心她呢？

李實 不用耽心，……

黎音 而且上海又淪陷了，……（掩面嗚咽，西風吹亂了她的鬢髮。一片紅葉掉在她的頭上，又落到水裏去了。）

李實 不要太傷感了，密司黎，在激烈的戰鬥中間，傷感是不值半文錢的。

黎音 誰傷感啦？（用手帕拭淚。）多管閒事！

李實 對不起，是我多說話。（他吸紙煙，可是火柴給風吹滅了。）風大得很，我看你還是進去罷。

黎音 你進去罷，我還要待一會兒。（又是咳嗽。）